

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鐵 流



開 明 書 店

本書故事提要

鐵流的故事，非常簡單，不過是一支共產軍領導着難民羣衆衝出反革命的包圍而已。

一九一八年下半年，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，各地叛亂動盪。在烏克蘭，高加索一帶，反動的哥薩克到處暴動。政府軍隊因一時不能救平叛亂，紛紛退卻的，所在皆有。其中有一部分撤退不及的，留在庫班地區，陷入叛軍的包圍之中。暴動的哥薩克背後有國際援助，聲勢浩大，行爲也很殘酷，對於紅軍、黨人及無產者，實行大屠殺。所以軍士家屬及貧困人民，紛紛逃難，跟着軍隊走，以求庇護。軍隊和難民以此混合起來，共同逃生。

但在那時，士氣消沈，已經無法抗戰，並且沒有編制，沒有組織，沒有紀律，沒有領導，全是散沙一般的烏合之衆，要衝出反革命的包圍，是很不易的。書中唯一像在主角地位的高虬虎，是被羣衆推舉出來指揮軍隊的。他用了堅強的意志，絕大的努力，因勢利導，隨着環境的壓迫，把軍隊教育、訓練，改造起來，於是這軍隊逐漸變得強勁，戰鬥力增強，紀律嚴明了，打破一切反革命武力的阻擋，保護着難民衝出重圍。

帶領着大羣難民長途行軍，本來是困難的。絕糧啦。人馬餓死啦。拋棄小孩啦。沿路全是荒

僻地帶，無從得食，只有趕快跑出去，纔是救星。爲了快跑，又把人馬累死了。但不快跑，卻全要餓死的。軍火沒有了，敵軍攔住去路，只有冒死衝過去，赤手空拳去搏鬥，否則會被全部消滅的。一路上的風聲，暑熱，暴雨，寒涼，敵人的砲火，自己洩伙中的爭鬧，疾病，死亡，這行軍是多麼困難啊。本來是裝備不全的，到了後來自然都變成破衣破褲蓬頭赤腳的隊伍了。但這時的赤衛隊已經有了整肅的紀律，成爲無堅不摧的鐵軍了。

鐵流寫出了烏合之衆怎樣變爲鐵軍。正像把生鐵鍛鍊成鋼鐵一樣，對於行軍中種種苦難的忍受，是要堅毅無比的決心和力量的，這些正是打在生鐵上的千錘百鍊，經過了這些鍛鍊，軍隊纔成爲堅強無比。而頂要緊的，乃是接受這些鍛鍊，忍苦耐難，始終貫徹的堅強意志，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，一心一意的擁護赤色蘇維埃，不屈服，不投降。看見了階級弟兄姊妹被白軍殘殺的慘象，他們只有更加堅強，更加奮勇，更加狂熱起無產階級的決心。

翻山越嶺，打敗一切反革命武力的阻撓，終於走完了艱苦的道路，回到了赤軍的主力隊伍裏。鐵流是甚麼東西也阻止不住的強流，貫穿在這個強流之中的，是這一種無產工農大眾的萬衆一心的意識，擁護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的堅強的意志。

本書的原作者爲綏拉非摩微支，中文譯本爲曹靖華所譯，三聯書店出版。

本書故事簡單，沒有主角，這是描寫羣衆意識的作品。所以不再作主要人物的介紹了。

一 烏合之衆

村子上混亂得煙塵衝天。萬種雜亂喧鬧的聲響，到處轟鬧，直通到村外土崗上的風磨前。難民和軍隊的混合羣，擠滿了各戶人家和各條大小道路，在砲車、彈藥車、馬車、槍架中間，夾雜着小孩哭聲。步槍上掛着尿布，大砲上弔着搖籃，少婦在餵乳，拉砲車的馬夾在牛中間吃草，婦女們在野火上煮粥。

村子上只剩下婦人小孩，哥薩克男人都逃跑了。

在牛鳴，馬嘶，雞啼，狗吠，和人羣的說話聲，叫罵聲，歌唱聲，小孩的哭聲，女人的喊聲，以及一切雜亂的聲中間，有些沙啞喉嚨的高聲喊出來：

「同志，大家開會去！」

「大家去開會！」

「到風磨前開會去！」

「開會！」

風磨前面，人愈來愈多，喧噪得更利害。

人山人海中間，有白鬍鬚老人，疲憊的婦女，年輕活潑

的姑娘。小孩在跨下鑽。狗喘息吐着舌。這些都混入了兵士羣中。兵士戴着皮帽子，頂着破軍帽，也有戴着山裏人的皮帽。穿的破布襖，舊襯衫，或者基爾克斯裝，或者裸着上身，身上負了機關槍的子彈帶。發黑光的槍刺，在人頭上亂動着。

團長，營長，連長，參謀長都到了土崗上面。那些人，有些是沙皇時代從小兵升上来的。也有些是理髮匠，箍桶匠，小木匠和各鄉鎮的漁人和水手，當了自己區域裏的紅軍部隊長的。還有些是來參加革命的舊軍官。

長鬍子闊肩膀的團長岳洛羅，攀登到風磨支柱上，對羣衆高聲大喊：

「同志們……」

在羣衆的紛亂哄鬧之中，他的聲音不生效果，大家舉手亂喊着，不知說的是甚麼。

風磨旁邊站着一個矮個子，嘴巴方方的，像長着鐵額一般，低低的眉毛下面，兩隻灰色小眼睛像錐子一樣發着光。

長鬍子在柱上大喊：

「靜靜！聽我說……要討論討論目前的形勢……」

羣衆不聽他，大家各說自家的話。

「我們不聽。我有母牛，有兩對耕牛，有房子，——這些到哪裏去了呢？」

「只要收割過了，我就不愁吃。」

「都說應該逃到羅斯多夫去。」

「爲甚麼不發衣裳，不發鞋子？」

在柱上的說：

「爲甚麼你們要跟來呢？倘使……」

在羣衆中像爆發出來的話：「都是因爲你。你帶我們來的，你欺騙了我們。大家好好在家過活的，現在都流落在荒野裏了！」

「咄！你帶我們來的。」兵士的聲音叫着，槍刺動搖着。

「現在到哪裏去？」

「到葉加德林去。」

「那邊有軍官學生。」

「甚麼地方都不能去。」

那個長着鐵額，站在風磨旁邊的人，一直用銳利的灰眼睛望着。

這時羣衆上所飄過了一種聲音：

「被出賣了，被哄騙了！」

這聲音傳到了各個角隅裏。即使是聽不見的人，也都猜到這樣的意思。在羣衆中間，發生了聲響，苦悶起來。響出了一聲尖尖的女人的叫聲，但並非女人，而是一個上身赤裸的烏鼻子兵士。

「真像賣死牲畜一般出賣了我們弟兄……」

從羣衆中間擠出來一個高大的美男子，頭戴海軍帽，分開了衆人，走到風磨前去。他手裏緊握着手槍，注視着那羣軍官，一步步逼近去。

「啊……結果了吧……」

那帶着鐵額的人，牙齒咬得更緊，很悲傷的看看周圍發狂似的人海，都是張開着叫喊的口，暗紅的臉，和惡狠狠的眼睛。

戴海軍帽的人近過來了。他仍舊緊握着槍，眼睛直注着，在叫囂擁擠的人羣中換出身來。

那咬緊牙齒的人，特別心裏難過：——我當機關槍手，在土耳其戰場上同他們並肩作戰，血流成海……屍積如山……最後幾個月，又一同打軍官學生，哥薩克和將軍們……

他開口說話了，在喧鬧中到處都可以聽見，是用烏克蘭話說的：

「同志們，你們知道我，我同大家一淘流過血。你們舉我當長官的。但是，照現在這樣，大家全要死。哥薩克和軍官學生四面攻來了。我們一刻工夫都不能放鬆的。」

「難道你從前沒有帶過肩章嗎？」有人質問他。

「是我自己去要那肩章的嗎？我在戰場上打，把長官弔死，你們都知道的。難道我不是自家人的嗎？我不和大家一淘像牛一樣辛苦做工嗎？我不和你們一淘耕種嗎？」

「是的。是的。」喧鬧的聲音中有人說，「是我們自家人的。」

戴海軍帽的人，擠出了羣衆，兩步就跑到了近邊，仍舊不說話，也不放開眼睛，揮着槍刺，槍托撞着後邊的人。帶鐵額的人一點也不躲開，只在黃臉上掠過一道像微笑的遲疑。

一個低矮的赤裸男子，沈了頭用全力從側面把肩膀去撞了那個水兵的肘子。

「你做甚麼？」

這一撞，揮開來的槍刺，沒有落到咬緊牙齒的人身上，卻刺進旁邊一個青年營長的肚子裏。那人像進氣一般叫了一聲，仰天倒下了。那個高大的美男子怒氣勃勃的抽回那齊頸沒入的槍刺。

除了方嘴巴的那個人以外，其餘的人都拔出了手槍，蒼白的臉上帶着哀愁。羣衆之中，也擠出了幾個人，緊握着槍，張大着眼，瘋狂的向風磨前跑上來。

「狗仔！打死他們！」

「打死他們！不讓他們再害人。」

突然，大家都不作聲了，都回轉頭來，向着一個方向看。

一隻黑馬從曠野裏飛馳過來，馬上騎着一個穿紅條子布衫的人，頭和胸貼在馬鬃毛上，手垂在

兩旁。近來了，近來了，……馬發狂一樣的飛馳，騎者卻一點不起勁，頭俯到馬鬣上，順着馬奔跑的節拍顫動着。

曠野中又望見了黑點了，人羣中起了話聲。

「又有一個跑來了！」

「看啊，跑得多快……」

黑馬鼻子發着沙聲，口裏流下白沫，到了羣衆前面就停住了，跪下後腳，那個穿紅條子布衫的騎者，從馬頭上一飣斗跌下來。像一袋沈重的麥落到地上，兩手伸開來，頭不自然的屈着。

有的跑到倒下來的人那裏，有的跑到馬那裏，馬的腹部染着黏黏的紅血。

「是鄂富林！」跑去的人仔細看了看那冷僵的屍體，叫出來。肩上胸上張開着血淋淋的傷口，背上凝結了的黑血。

在整個人羣裏起了一陣激動，

「哥薩克砍死了鄂富林！」

第二匹馬跑來了。馬上的人，遍身血跡斑斑，瞪圓了眼珠。他從馬上跳下來，就撲到那躺着一動的人面前。

「鄂富林！」

就蹲下去，把耳朵貼到流着血的胸上，立即又起來站在他旁邊，垂着頭，

「孩子……我的孩子……」

「死了。」周圍的人都說。

那人站着，用永久傷風那樣的沙啞喉嚨說，

「史拉夫村，布達村，包爾塔村，彼得洛村和史德布利村都反叛了。所有教堂前的廣場上，都搭着絞首架，碰到他們手裏就給絞殺了。軍官學生到了史德布利村，用馬刀砍，絞殺，槍殺，用馬把人趕到庫班河裏。看見外鄉人，不論老的女的，毫不留情的一齊弄死，說都是布爾什維克。看田的阿八老爹，住在安多華對面那個小房子裏的老人……」

「我們知道的！」簡短的回響。

「那老人跪到腳下討饒，也被絞殺了。他們槍械很多。女人和小孩，不分晝夜，在菜地裏，院子裏掘出步槍和機關槍來，從乾草堆裏拉出整箱的子彈和砲彈來，這些都是從土耳其戰場拿回來的，真是多得數不清。還有大砲哩。真像火燒，全庫班區都燃燒起來了。當兵的弟兄們，也被吊死在樹上。有些部隊回別處逃，有的到葉加德林，有的到海邊，有的到羅斯多夫，但都被敵人殺死了。」

於是再垂了頭，站在死人旁邊。

在靜默之中，一切眼睛都注視着他。

他手抓了空，踉蹌了一下，終於抓住轡頭，就跨上汗還未乾的馬，馬喘着氣，動着滿是鮮血的鼻，

「哪裏去？發瘋了嗎？……保羅！……」

「停下！……到哪裏去？……回來！……」

「不要放走他！……」

馬已跑遠了。他揮着鞭，馬溫順的伸着頭，聳着耳朵，飛奔着。

「白去送命去了。」

「他的家眷都在那裏，而兒子在這裏死了。」

鐵樣的顎那人又開口了，慢慢的說：

「看見了嗎？」

羣衆慘然的回答，「不是盲子。」

「聽見了嗎？」

又是悽愴的回答，「聽見了。」

鐵樣的顎就再動了，

「同志們，我們現在沒有路可走了，前後都是死。他們，」他指着玫瑰色的哥薩克房屋，庭園，和曳着斜陽的長影，白楊樹，「他們也許今夜要衝過來殺我們的。但是我們沒有守衛，也不放哨，

也沒有人指揮。我們必須退走。退到哪裏呢？第一要改編隊伍。並且選舉隊長。但選出之後，必須聽他的指揮，要有鐵一般的紀律，我們纔能得救。我們要去趕上主力軍，到了那裏可以等俄國的救援。沒有異議嗎？」

「沒有異議！」衆口一詞的喊出來。

「那好。現在就選舉！就改編隊伍。輜重隊要和作戰部隊分開來。各部隊要分派指揮官去帶領。」

「無異議！」又是一齊喊出來。

站在前排的一個美髯公，他沙啞的聲音說了：

「我們到哪裏去？去找甚麼？……這不是家破人亡嗎？我們把家財牲畜，一切都拋了！」

羣衆圍了上來，憤怒的叫着：

「那麼你說到哪裏？回去嗎？大家都被殺也不妨嗎？……」

美髯公說：

「自己回去怎麼會被殺，把武器都交出去，——他們又不是野獸。莫科森地方有五十人投降了，交出了槍械子彈，哥薩克並未動他們一根毫毛，現在都好好在做地呢。」

「那不是富農嗎？他們投降了。」

頭上，激怒的臉上，忿然吵了起來，

「放狗屁！」

「我們會被絞殺！」

「去給誰做地？」女人尖聲叫着，「再到哥薩克和軍官那裏去嗎？」

「去受他們的鞭打嗎？」

「打他！這個內奸……」

美崙公又說了，「你們好好的聽，不要先亂叫起來……」

「沒有甚麼可聽的。放你的狗屁！」

憤怒的紅臉相對着，眼露兇光，拳頭就揮動起來了。

「不要吵！諸位……」

生着鐵樣額骨的人，張開他的下顎了，

「各位同志，不要爭吵了，我們辦事要緊。選舉總指揮，其餘的由他去委任。我們舉誰啊？」

一瞬間靜寂無聲。後來生着老鷹的手都舉起來，在曠野裏，在村上的庭園裏，在河的那邊都喊

着一個名字，

「高虬——虎——虎——虎……」

聲響傳開來，很久在碧綠的山腳下抖動。

高虬虎閉了鐵樣的額，向大家行了一個敬禮。他走到死人面前，脫了破草帽，全體都跟着脫下了帽子，女人泣哭起來。高虬虎在死人前站著，低垂了頭。

「來埋葬我們的同志吧。擡起來！」

幾個漢子把那兩個死尸——青年營長和鄧富林，擡了起來，走在前面，羣衆在後面跟着，長長的行列，像河一樣的流動著。

並排掘好了兩個墓穴，把死人放了下去。高虬虎又脫下帽子，說，

「各位同志，我們的同志死了。是的。我們要對他們表示敬意，……他們是爲了我們死的。是的。我想說……爲甚麼他們死了呢？……各位同志！我想說，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，是永生下去的。各位同志！我想說，我們是被包圍了。但是那邊有俄羅斯，有莫斯科。俄羅斯會得勝利的。各位同志，我想說，俄羅斯有勞農政府……那可以把一切建設起來。現在是，那些軍官學生，將軍，地主及一切資本家，總之是吃人的東西，向我們攻來了，但是我們決不投降。渾蛋！是的。我們要給他們看看顏色。各位同志，唔，唔，我想說，我們來埋葬同志，就在他們墓上宣誓，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！」

羣衆跟着舉起手來，喊：

「擁護蘇維埃政權！」

天黑下來了，還有女人們的哭聲。

二 決定方向

茶几上點着沒有玻璃罩的洋鐵燈，熏得滿屋煙霧騰騰。在地板上鋪着一幅高加索的大地圖，上面有無數符號，紅的綠的藍的斑點，黑的曲線。

指揮官們解了腰帶，穿着襯衣，赤着腳，匍匐在地圖上面。有幾個吸煙的，留心着不要把煙灰落上去。有些人睜了眼注視着。高虬虎蹲在那裏，用發亮的小眼睛向旁邊望着，滿臉顯露着自信。大家都浸沈在紙煙的煙霧裏。

雖然這所房子裏和鄰近房子裏的人都搬出了，但從外面傳進來的河流的聲音似乎充滿着威嚇，他們還是抑低了聲音談話。

「這樣下去，我們都要死在這裏的，作戰的命令一件也沒有執行過。還不知道嗎？……」

「兵士不聽話，沒辦法。」

「這樣是要全軍覆滅的。……都給哥薩克屠殺完的。快快告訴他們去。」

「我以為應該占領諾沃露西斯克，到那裏去看看情形。」

「對的。」一個穿著乾淨襯衣，臉修得光光的人說，「我接到斯古提克同志的報告。那裏非常混亂，有德國人，有土耳其人，有孟什維克，有社會革命黨，有軍官學生，也有我們的革命委員會。大家開會討論，由這會場跑到那會場，提出無數救濟方案，都是空談，沒有用的。只要把軍隊開到那裏去……」

在從來沒有間斷的河流聲裏，響起了槍聲，很遠的。「來了！開始了！」大家內心緊張，側耳靜聽，仍然吸着煙，手指仍然在地圖上指劃。

但指來指去，結果總是一樣，左邊是大海，右邊和上首都佈滿敵人的村鎮，下首是高山——簡直像落到了網中一樣，退到哪兒去？

高虬虎望着地圖說：

「很明白的，只有經過契霍列茲到聖十字，就可以到俄羅斯。」

「太聰敏了，到聖十字嗎？沒有彈藥，沒有大砲，怎能通過暴動了的全庫班呢？」

「所以我說要到我們主力軍那裏去……」

「但是，主力軍在甚麼地方呢？你得到了甚麼消息嗎？那麼請告訴我們吧。」

「我說要占領諾沃露西斯克，到那裏好等待俄國的救兵。」

遠處的槍聲又響了起來。隔了一回又響了一聲，又是一聲。突然一陣排槍響——又靜寂了。大家不動，頭轉向着窗。

近旁甚麼地方，雄雞啼了起來。

「卜爾合同志，」高虬虎開口說，「去看看是甚麼事！」

一個身材不高的庫班哥薩克青年，臉上微麻，穿著緊身的衣服，很小心的搖着赤腳走出去了。

「我這樣說……」

「慢——慢，同志，這是完全不行的。」一個臉刮得光光的人，不慌不忙的站起來說，把別人的話打斷了。他們都是鄉農，或者是箍桶匠，小木匠，理髮匠出身，而他卻是受過軍事教育的老革命家。

「照這樣子移動軍隊是不行的，是送死的行為——這不是軍隊而是烏合之衆，必須改編。還有，這許多的難民車，完全把手腳束縛住了。一定要他們離開軍隊，讓他們隨便到甚麼地方去，回家去也好。軍隊必須毫無牽掣的下命令，在村裏停留兩日，着手改編。」

他心裏想：「我有廣博的知識，有理論和實踐的統一，有軍事學的歷史研究，——爲甚麼不是我而是他呢？羣衆是盲目的，而且羣衆……」

「你想出甚麼來呢？」高虬虎用鐵一般的聲音說，「每個兵士都有他的父母妻子在輜重車上，叫他拋棄他們嗎？要是我們在村裏坐等，那只有全被殺死的。我們非走不可，馬上走，邊走邊改編。」